

名家名译

欧仁妮·葛朗台

Eugénie Grandet

[法]巴尔扎克◎著 郑克鲁◎译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仁妮·葛朗台 / (法) 巴尔扎克 (Balzac, H.) 著;
郑克鲁译. —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 12

(中央编译文库·世界文学名著)

ISBN 978-7-5117-0589-1

I. ①欧… II. ①巴… ②郑…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4075 号

-
- 出 版 人 和 龔
责任编辑 刘文利
责任印制 尹 璐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010)66509360(总编室) (010)66509350(编辑室)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66130345(网络销售)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省三河市新艺印刷厂
开 本 650×920 毫米 1/16
字 数 203 千字
印 张 13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3.80 元
-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译 序

《欧仁妮·葛朗台》是巴尔扎克的代表作之一，法国评论家指出，这部小说“长期以来是巴尔扎克最著名的作品”，巴尔扎克本人也认为，这是他“最完美的绘写之一”。

众所周知，小说塑造了一个吝啬鬼，也许这是古往今来塑造得最成功的吝啬鬼形象。莫里哀笔下的阿巴贡，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都是文学史上著名的吝啬鬼形象，但比起葛朗台，则是小巫见大巫。巴尔扎克笔下还有不少吝啬鬼形象，如《戈布赛克》中的同名主人公、《柯内留斯老板》中的同名主人公、《纽沁根银行》中的同名主人公、《舒安党人》中的奥日芒、《幻灭》中的赛夏、《搅水女人》中的奥松、《农民》中的拉博德雷和里谷等，虽然写得各有千秋，有的还是相当著名的典型，但总的说来都不能和葛朗台媲美。马克思指出，巴尔扎克“曾对贪欲的各种色层，作过彻底的研究”（《资本论》第1卷第645页）。巴尔扎克确实深入观察过守财奴，守财奴可列入他一系列人物典型画廊中最具特色的几组形象之中。守财奴自古有之，似乎这是随着资本主义因素产生之日起就相伴而生的人物类型，尽管时代变化也带来了守财奴特点的变化。

大体说来，这部小说从三个方面去塑造葛朗台的吝啬性格。第一



方面是以细节的累积去描写葛朗台的吝啬。葛朗台家的老房子年久失修，墙垣残破；楼梯踩上去吱嘎作响，踏板和扶手被虫蛀坏了，女仆去拿酒，差点绊了一跤，而葛朗台舍不得叫人修理，自己拿起工具和一盏蜡烛亲自动手修理踏板；每顿饭的面包，要用的面粉、黄油，每天要点的蜡烛，他都亲自分发；偌大的厅堂只点一支蜡烛，欧仁妮生日那天，说是要“大放光明”，蜡烛也只多点了一支，他去修楼梯时，还把蜡烛拿走，让家人待在黑暗中；家中来了亲戚，不让加菜，竟让佃户打几只乌鸦来熬汤；欧仁妮想让他的侄儿沙尔早餐吃得稍为好一点，多弄了几小块糖，多弄了一只鸡蛋，他就说是在设宴；多点了一根白蜡烛而不是黄蜡烛，给沙尔的床用暖炉烫一下，他就大惊小怪，说是浪费和多余；他不想给妻子零花钱，让买葡萄酒的外国人掏出额外的钱给她，随后一有机会便要妻子代他付钱，直到把这几个金路易都刮光为止；妻子卧床不起，他首先想到的是请医生要花钱；他连签署文书备案的钱也不肯出，并赖掉每月给女儿一百法郎的诺言，用沙尔的金饰来顶替……巴尔扎克将葛朗台的吝啬性格刻画得细致入微。

第二方面是葛朗台对黄金的嗜癖。吝啬是同贪得无厌地追逐金钱联系在一起的。在葛朗台的心目中，金钱高于一切，没有钱，什么都谈不上。半夜里，他关在密室中瞧着堆起来的黄金，连眼睛都变得黄澄澄的，像带上金子的光泽；沙尔得知父亲去世后痛哭不已，他觉得这孩子不哭自己已破产，把死人看得比钱还重，真没出息；他以为别人一见钱就高兴，即使生病也会立即痊愈，因此，他的妻子被他吓得病倒以后，他便拿了一把金路易撒在她床上；他发现女儿把金币送给了沙尔，不禁大发雷霆，演出了一场“没有毒药、没有匕首、没有流血的市民惨

剧”，他把女儿囚禁起来，只让她吃面包、喝水；发现了沙尔的金梳妆盒后，他像头猛虎扑过去，要用刀把盒子上的金子撬下来；他害怕妻子死后女儿要分掉一部分财产，赶紧跟女儿讲和；他患风瘫之后，坐在轮椅上，整天让人在卧室与密室之间推来推去，生怕有入来偷盗；还让女儿将金币铺在桌上，长时间盯着，心里感到暖和；他要女儿料理好一切，到阴间去向他报账；看到教士递给他的金十字架，他一把抓在手里，终于一命呜呼。资产者嗜钱如命的本质真是被揭露得淋漓尽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中指出：“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有别的痛苦。”葛朗台就是这样一个资产者典型。

第三方面是葛朗台的精明和时代特征。他的一切行动都表现了精明，小至对娜依的盘剥：他发现这个身材高大的姑娘是一个廉价的劳动力，就把她留了下来，她确实为他死心塌地干了几十年的活计，整个索缪城都找不到这样一个忠心耿耿的女仆，而他对她的同情只是嘴上说说而已，至多给她喝杯果子酒，送给她一只旧怀表和几双破鞋；他靠大革命时期的社会变动起家，通过贿赂低价买到当地最好的葡萄园、一座修道院和几块分租田，还利用当市长的机会，修了几条公路，直达他的产业；复辟王朝时期，他照样如鱼得水，利用当地葡萄酒业主压着酒不卖，暗地里与外国商人洽谈，以高价售出自己的葡萄酒，背信弃义，坑害了所有的同行；索缪人都受到他的伤害，他像老虎和巨蟒一样，长时间窥视着猎获物，然后扑上去吞吃掉，再躺下慢慢消化；他计算精确，知道什么时候该卖酒，什么时候该卖酒桶，什么时候该种白



杨,什么时候该种牧草;葛朗台骗人的手段之一是在关键时刻结巴,让人替他说出他想说的话,办他想办的事,德·格拉散就这样做了冤大头,为他到巴黎去办理他弟弟破产还债的事宜;葛朗台熟悉欠债和还债这一套,摸透了债权人的心理,自己一个子儿也不出,着实耍弄了这些债权人;他看不起巴黎人,认为他们不是他的对手;葛朗台尤其精于金融投机,尽管他酷爱金子,但他懂得在金价涨到最高点时,不失时机地把自己所有的金币全部抛出去,再兑换成公债,他深知公债利息高,更有利可图。公债投机是刚刚出现的一种金融投机活动,内地人比较闭塞,不知道公债投机可以发财,而葛朗台不但弄明白了,还非常精通此道。葛朗台是个大土地所有者、大房产主,又是金融资产者。他拥有一千九百万法郎,他的日益得势和无往而不胜,反映了复辟王朝时期,土地和金融资产阶级主宰一切的社会现实。

也许是葛朗台这个形象塑造的巨大成功,掩盖了欧仁妮这个本应是主要人物的光辉。如果说,巴尔扎克对葛朗台是持批判态度的话,对欧仁妮却是抱着同情态度的。她对堂弟的爱情始终不渝。当她父亲要毁坏她视如生命的、沙尔寄托在她那里的金梳妆盒时,她抄起一把刀,表示如果父亲动一下盒子,她就以命相抵。她不同于母亲之处,是有一点葛朗台的强硬本性,敢于和父亲对抗,不在乎被囚禁。当她得知沙尔负心时,虽然悲伤,却仍然对他有挥之不去的感情,愿为他清偿所有的债务。沙尔不择手段地发财致富,不讲感情只看重金钱和地位,与欧仁妮形成鲜明对照。她毅然做出决定,同意和德·蓬封先生结婚,但保持童身。她听从了神甫的劝告,不进修道院,履行对社会应负的责任,但又明白德·蓬封看中的是她的巨大财产,而无爱情可言。

她快刀斩乱麻地解决了这个神甫所说的“两难问题”。欧仁妮是这场婚姻喜剧的中心人物,她受到当地两家富户的包围,德·格拉散一家在竞争中败下阵来;葛朗台去世以后,欧仁妮更是成了克吕绍一家势在必得的目标。蓬封一再表示“愿做你的奴隶”、“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显示了他信奉金钱拜物教的丑态;他的早死和他企图独吞财产而订下的遗产归活着一方的结婚条款,既是作者对贪婪者的嘲讽,又留下了这场追逐金钱的闹剧尚未结束的余味。作者感叹她本应成为贤妻良母,她却成了没有丈夫、没有儿女、没有家庭的孤苦伶仃的可怜女人。不过,巴尔扎克虽然忠于现实主义,将欧仁妮限定在服从父亲、接受父亲管理财产的教诲,受到宗教教育的影响并逃脱不了人间利益的算计,既有父亲的遗风、又不同于父亲的一毛不拔的角色之中,但这样一个正面人物形象,显然不如葛朗台这个反面形象具有更深刻的社会意义。

从艺术上看,这部小说具备了巴尔扎克小说的主要优点。一是精细的环境描写。巴尔扎克开创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现实主义原则。他认为,一个典型环境正如动物化石反映了一部生物史一样,能表现时代的真实面貌。环境是人物活动的舞台,葛朗台的住宅的破败寒酸,跟它的主人的吝啬是相得益彰的。巴尔扎克由外及里,特别是对厅堂的描绘,不仅再现了19世纪20年代法国外省的风貌,而且也留下了远至中世纪法国市民生活和建筑的面貌。典型人物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的。二是巴尔扎克重视人物的外形描写。作者突出葛朗台的眼睛和鼻子上的皮脂囊肿,认为这能体现他的阴险、狡猾和吝啬;他表面平易近人,骨子里却心如铁石。三是巴尔扎克善



于以性格化的语言来表现他的人物。如葛朗台说家里人上下楼梯“不会挑结实的地方落脚”；娜侬说沙尔不肯吃饭，这样会伤身体，葛朗台回答“节省了也好”；葛朗台太太提出要为死去的弟弟戴孝，他说“你只知道出点子花钱。服孝是在心里，而不是在衣服上”；他对女仆说，乌鸦熬汤是道美味，女仆问他，乌鸦吃死人“可是真的”，他回答：“乌鸦就像大家一样，找到什么吃什么。难道我们不是靠死人生活吗？那么，什么叫做遗产呢？”葛朗台把继承遗产和吃死人等同起来，言之凿凿，活生生地表现出吝啬的性格，又显示出了这个资产者的歹毒和凶狠。在塑造这个人物时，虽有夸张笔法，但并不影响人物的真实性。正如作者所说，在法国的每个省都有葛朗台式的人物，只不过其他地方的葛朗台不如索缪的葛朗台那么富有罢了。

小说写得非常紧凑，显示出巴尔扎克的艺术功力。小说先从环境和人物的介绍开始，转入正题后，从欧仁妮的生日叙述起，引入一场争夺女继承人的斗争；沙尔这位不速之客倏然而至，出现了第二条线索；葛朗台面对复杂的局面灵巧地周旋，并展开投机活动是第三条线。这三条线索彼此交叉，一环紧扣一环，笔势酣畅细腻，占去小说三分之二的篇幅。紧接着写家庭纠葛，达到故事高潮。继而沙尔回国，欧仁妮得知他负心，小说急转直下。但她处事果断，而且天从人愿，惩恶扬善，结尾留有余味。小说夹叙夹议，但并无废话。从结构上说，也达到了成熟阶段。

郑克鲁

2010年7月

献给玛丽亚^①

您的肖像是本书最美的点缀，但愿您的芳名在这里有如一枝祝福过的黄杨木，虽然不知从哪一棵树上折下来，但是无疑被宗教变得神圣了，而且虔诚者的手使之重获新生，永远翠绿，以保护家庭。

德·巴尔扎克

① 这个玛丽亚，长期以来十分神秘，后据考证，真名是玛丽亚·杜·弗雷斯奈，1833年成为巴尔扎克的情妇。他在1833年10月12日给他妹妹洛尔的信中，提到她给他生了一个女儿：“我是父亲了——这是我要告诉你的另一个秘密——而且支配着一个温柔的女人，她是世间最天真无邪的女性，仿佛一朵鲜花从天而降，悄悄地来到我家里，既不要求通信，也不要求照顾，她说道‘爱我一年，我将爱你一生。’”这个献辞1839年第一次出现在沙邦蒂埃的版本中。有的中文译本把她说成是欧仁妮的原型是不对的。

序言(1833 - 1839)

在内地,可以遇到一些值得认真研究的人物、充满新颖特点的性格、表面平静而在暗底处却被汹涌的激情扰乱的生活;但是,最为截然不同、千奇百怪的性格,最为汪洋恣肆的狂热,最终都消弭在风俗持久不变的单调中。任何诗人都无法描绘这种不断远去、逐渐缓和的生活现象。为什么不能描绘呢?倘若在巴黎的氛围中存在诗意,有一种掠走财产、使心灵破碎的西蒙风^①在那里狂吹,难道在内地氛围的西罗科风^②缓慢的作用中,不是也有一种诗意,能使睥睨一切的勇气松懈,使紧绷的纤维放松,使剧烈^③的激情消解吗?倘若在巴黎无所不有,那么在外省也无所不现:那里,既不突出外露,也不头角峥嵘;可是在那里,惨剧在默默中进行;在那里,秘密巧妙地隐蔽起来;在那里,结局包含在一言半语中;在那里,在最冷漠的行动中,周密盘算和分析提供了巨大价值。

倘若文学上的画家放弃了外省生活的出色场景,这既不是出于不屑一顾,也不是缺乏观察;也许是无能为力。事实上,为了接触不是潜藏在行动中而是在思想中、几乎默然无声的利益考虑,为了还原初看淡然无色、但细节和中间色调却期待画笔精巧绝伦的点抹画成的面

① 西蒙风:非洲和阿拉伯等沙漠的干热风。

② 西罗科风:欧洲南部的焚风。

③ 巴尔扎克用了一个名字:acutesse。



孔,为了用灰色的暗影和半明半暗复现这些画幅,为了探索表面凹陷、但细看之下却发现均匀的皮层下充实而丰富的质地,难道不需要有各种各样的准备、闻所未闻的关注吗?而且,为了描绘这样的肖像,难道不需要古代细密画的精致吗?

华丽的巴黎文学既要节省时间,却又把时间花在仇恨和娱乐中,以致损害艺术;它希望有现成的惨剧;在缺乏大事件的时代,它没有闲暇寻找惨剧;如果有哪个作家表示要创作这种惨剧,这个有魄力的行动会引起文学共和国的骚动,长期以来,由于人们缺乏男子气概的人的批评,禁止创造任何新形式、新文体、新行动。

这些评论是必要的,作者只想成为最卑微的模仿者,这是为了让读者了解作者的朴实意图,也为了无可争辩地证明他不得不细致入微地写作,有权不惜写得长一点。总之,眼下,人们给昙花一现的作品以“故事”这个光辉的名字,其实故事只应属于艺术中最活泼的创作之列,作者屈尊去描写历史的平庸部分,也就是平凡的历史、每天在外省可以看到的纯粹而普通的故事,无疑是应该得到原谅的。

稍后,他会将沙粒送到当代工人擦成的沙堆中;今日,可怜的艺术家只抓住这些在空中被和风吹拂的白线中的一根,孩子们、少女们和诗人们正在摆弄这些白线,而学者们不太关注白线,据说有一个纺纱仙女让它们从她的纺纱杆上落下。小心!在这种有田园诗意的传统中,有着寓意!因此,作者把它写成题铭。他要向你们指出,在人一生的美好季节,有些幻想,有些徒劳的希望,有些银白的线,怎样从天而降,没有触到地面,又回到天上。

1833年9月

C 目 录 CONTENTS

译 序 / 1

献给玛丽亚 / 1

序言(1833 - 1839) / 1

欧仁妮·葛朗台 / 1

作者年表 / 204

在某些外省城市里，有些房子看上去使人产生愁惨感，恰如阴森森的修道院、了无生气的荒野、不堪入目的废墟令人油然而生的感触。也许这些房子里既有修道院的宁静、荒野的乏味，又有废墟残砖破瓦的堆积：里面的生活如此平静，活动如此悄无声息，要不是街上响起陌生的脚步声，窗口便会突然探出一张近乎僧侣的面孔——此人一动不动，用黯淡而冷漠的目光瞪着来人，外地人还会以为屋子里无人居住呢。

索缪城里有一所住宅，坐落在通到城市顶端的古堡那条起伏不平的街道尽头，这座房子的外表就有这些愁惨的成分。这条街眼下很少有人来往，夏天炎热，冬天寒冷，有几处地方十分幽暗，可是，引人注目的是狭窄而曲折的小石块路面总是清洁和干燥的，往往响起橐橐声，而且属于老城的那些房子，城墙高耸其上，一片幽静。有些三百多年的房屋虽然是木质结构，却依然很坚固，并且式样不同，富有特色，使得索缪城这一地区受到古董家^①和艺术家的注意。从这些房子面前走过，不能不令人赞赏那些两端雕着古怪形象的粗大梁木，上面黑色的浮雕覆盖在大多数房子的底层顶部。这儿，屋子的横木之上，盖着青石板，在不牢固的墙上，勾勒出蓝色的线条，木板屋顶因年深月久而弯曲，木板^②也因日晒雨淋而腐烂变形。那儿，呈现出破旧黝黑的窗棂，上面精细的雕刻已模糊不清，似乎承受不了贫穷的女工种着石竹或者玫瑰的褐色瓦盆。再往前去，布满大钉子的门上，我们的祖先匠心独

① 19 世纪初，古董家 (antiquaire) 一词指一切对昔日遗迹感兴趣的人。

② 这里的木板 (bardeaux) 一词指 15、16 世纪使用的屋顶木板结构。



运,刻上一些难解的护家符号,其意义是永远也弄不清了。时而一个新教徒刻上了自己的信仰,时而一个天主教联盟^①的成员在上面诅咒亨利四世^②。有的市民刻上了“钟声贵族”^③的徽章,表示当过市政官员的光荣。整部法国史全在这儿了。一座墙面由木头之间夹上砖泥砌成的房子,摇摇晃晃,但当年的工匠把他的刨子使得出神入化;旁边耸立着一座贵族的公馆,在石砌的拱形门框正中,虽然受到1789年以来震撼国家的历次革命的摧残,还依稀可见家徽的痕迹。

这条街上,底层全是做买卖的,既不是小铺子,也不是大商店,热衷于中世纪文物的人,会在这里发现我们的祖先极其天真^④而简朴的工场。这些低矮的店堂没有铺面,也没有玻璃门封闭的货架和橱窗,伸进去的幅度很深,黑魆魆的,里外都没有装潢。大门分成上下两部分,粗枝大叶地钉上铁皮,上半部分可以向里折叠,下半部分安装带弹簧的门铃,不断开进开出。空气和阳光要么从上半扇门,要么从拱顶、天花板和半人高的墙壁之间的空隙,透进这间潮湿的洞穴般的屋子。这堵矮墙安装了结实的护窗板,早上卸下,晚上再装上,并且用螺栓连接的铁皮板顶住。墙是用作陈列商品的。招摇撞骗的东西是绝对没有的。陈列品按经营性质而定,有的是两三小桶装得满满的盐或鲑鱼,有的是几捆帆布、缆绳、挂在楼板小梁上的黄铜丝、沿墙摆放的桶

① 天主教联盟:16世纪法国旧教徒为反对新教徒而成立的宗教组织。

② 亨利四世(1553—1610):原为纳瓦尔国王,信奉新教,1589年因成为法国国王,开创波旁王朝而改信旧教,实施宽容政策,颁布《南特敕令》,遭到旧教徒的不满,终于被刺杀。

③ 当时,议会开会要敲钟,某些城市的市长和副市长的后裔被称为“钟声贵族”。

④ 巴尔扎克认为天真是中世纪建筑和风俗的特点,他在《绝对的探求》、《不为人知的杰作》、《玩球猫商店》、《乡村的本堂神甫》中都是这样描写的。

箍,或者是货架上放着几匹布。

你走进去吗?一个讨人喜欢、年轻漂亮、系着白头巾、手臂泛红的姑娘便放下手中的织物,召唤她的父亲或母亲过来,他们性格不同,有的冷淡,有的热情,有的傲慢,按照你的愿望卖给你东西,或者是两个苏的小生意,或者是两万法郎的大买卖。你也会看到一个做酒桶木板生意的商人坐在门口,一面绕着大拇指,一面和邻居聊天,表面上他只有蹩脚的酒桶木板和两三捆板条;但是在码头上,他装得满满的仓库能供应安茹^①所有的箍桶匠。他知道,如果葡萄收成好,他可以卖掉多少酒桶,误差是一块酒桶板。阳光灿烂会使他发财,阴雨连绵会使他破产:仅仅一个上午,大酒桶^②的价格可以从十一法郎跌到六法郎。这个地区和都兰一样,气候的变幻主宰着经济生活。葡萄农、房地产的业主、木材商、箍桶匠、客店老板、船老大,人人都盼望出太阳;晚上睡觉时,他们担心次日清晨得知夜里结了冰;他们惧怕下雨、刮风、干旱,又期望随心所欲地要雨水有雨水,要炎热有炎热,要云彩有云彩。天公与人世利益之间,搏斗是持续不断的。晴雨表轮流地使人忧愁、愁眉舒展、喜笑颜开。

这条街从前是索缪城的主干道,从街头到街尾,“真是黄金般的好天气啊!”这句话从这家到那家就代表有一笔进账。因此,每个人都会回答邻居“下金路易了!”他知道一场日晒、一场及时雨会给他带来多少财富。在美好的季节,星期六,将近中午,你在这些正直的酒商那里

① 安茹:法国西部地区。

② 这里指能容纳185升的酒桶。



买不到一个苏的商品^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葡萄园、小园地,要到乡下去过上两天。在那里,买进,卖出,赢利,一切预先计算好,商人十二个小时中有十个小时用来寻欢作乐,高谈阔论,评头品足,不断探听消息。一个主妇买了一只山鹑,她的邻居不会不问她的丈夫,她烧得是不是火候正好。一个少女在窗口探出头来,不会不被三五成群的闲人瞧见。所以,那儿的人内心是遮拦不住的,如同这些难以进入、黑洞洞、静悄悄的房子毫无秘密一样。生活几乎总是放在露天进行:家家坐在门口,吃中饭,吃晚饭,争吵拌嘴。街上行人没有不被品评一番的。因此,从前每当有个外地人来到外省城市,会被家家户户嘲弄。由此产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昂热^②人擅长编造这些市井笑料,由此得到“逗笑者”的绰号。

旧城那些老宅位于这条街的高处,当地贵族昔日都住在这条街上。这些房子是世道人心具有淳朴特点的时代的古老遗物,但如今法国已世风日下。这个故事的事件,正是发生在其中一幢相当阴暗的房子里。在这条古色古香的街道上,任何小事都能引起回忆,总体印象使人不禁陷入遐想;在曲里拐弯地走过一段路以后,你可以看到一个阴森森的凹进去的地方^③,葛朗台先生府邸的大门就隐藏在正中。倘若不介绍葛朗台先生的身世,便不可能理解外省人口中“府邸”这个说法的分量。

葛朗台先生在索缪城闻名遐迩,其中的原委是不曾在外省待过的

① 在《两个朋友》中,巴尔扎克写道“在都尔,一个商人……每逢星期六关掉他的商店,到乡下去,直到星期一。”

② 昂热:安茹的省会。

③ 小说描写的这个地方,与位于图尔樱桃树街的伏盖公寓十分相像,巴尔扎克的两个妹妹常去那里。

人不能完全洞悉的。葛朗台先生,有些人还管他叫葛朗台老头,但这样叫他的老人的数目已明显减少;1789年,他是一个富裕的箍桶匠老大,会读写和计算。当共和政府在索缪地区拍卖教会财产时,箍桶匠年届四十,刚娶了一个富有的木板商的女儿。葛朗台把现金和妻子的陪嫁凑成两千金路易^①,跑到专区政府,把岳父给他的两百枚双金路易塞给了监卖国有产业的蛮横的共和党人,即使不正当,却是合法地贱价买到了当地最好的几块葡萄园、一座老修道院^②和几块分成制租田^③。

由于索缪城的居民没多少革命思想,葛朗台老头被看做一个大胆的人,一个共和党人,一个爱国者,一个接受新思想的人物,其实他只关心葡萄园。他被任命为索缪专区的行政委员,当地在政治和商业上都受到他温和观点的影响。在政治方面,他保护大革命前的贵族,竭尽所能阻止拍卖流亡贵族的产业;在商业方面,他给共和军供应一两千桶白酒,换回了原来留作最后一批拍卖的、属于一个女修道院的几块肥沃的草场。执政府时期,葛朗台老头变成市长,管理明智,葡萄的收获更好;第一帝国时期,他成了葛朗台先生。拿破仑不喜欢共和党人:他让一个大地主、一个有表示贵族的“德”字的人,一个后来的帝国男爵代替葛朗台先生,因为他被看做戴过红帽子^④。葛朗台先生毫无遗憾地离开了市政任职的荣耀。他曾经出于为城市谋福利,修建了几条通往他的产业的上乘的公路。他的房屋和地产在土地登记^⑤时占了

① 金路易:法国古金币,值二十法郎,有路易十三等国王的头像。

② 这座修道院名为核桃树修道院,加上附属建筑,当年以100200利佛尔的贱价售出。

③ 分成制租田:产权属国家,经营者向国家交税的一种租田。

④ 法国大革命时,雅各宾党人爱戴弗吉尼亚红色软帽。

⑤ 这种制度是执政府时期由国民议会制定的。